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学习参考资料

下册

甘 肃 师 大 政 治 系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室资料编选组编

一九八〇年三月

312-16
4424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学习参考资料

下 册

甘 肃 师 大 政 治 系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室资料编选组编

俄国1905年革命 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纲

(1903年)

交换的发展在文明世界各国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此伟大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一定会成为而且早已成为国际的运动。

俄国社会民主党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支队伍，它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也就是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要达到的目的。

这个最终目的是由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进程确定的。

这个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最重要的和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归一个人数不多的阶级所有，绝大多数的居民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不得不经常地或定期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受雇于资本家，并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创造收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范围随着下列情况而日益扩大：技术的不断革新提高大企业的经济作用，同时使独立的小生产者受到排挤，一部分变成无产者，其余部分在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日益缩小，而在某些地方则是相当完全

地、相当显著地、相当痛苦地依赖于资本。

此外，上述的技术进步又使企业主能够在商品的生产 and 流通过程中日益大量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另一方面，既然这种技术进步使企业主对工人的活劳动的需要相对减少，劳动力也就必然供过于求，因此雇佣劳动对资本的依赖不断增大，雇佣劳动受剥削的程度不断提高。

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这种状况和它们在世界市场上日趋尖锐的竞争，使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愈来愈难找到销路。在相当尖锐的工业危机（接着危机而来的是相当长的工业停滞时期）中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后果。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使小生产者更加陷于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赖资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的而有时是绝对的恶化。

这样一来，意味着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社会财富的技术革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却使社会更加不平等，使贫富之间的距离扩大，使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无法生活，遭到失业和各种困难。

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这一切矛盾的增长和发展，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无产者的人数在增加，团结精神在增强，他们同剥削者的斗争日益尖锐。同时，技术革新既使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集中起来，使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过程社会化，于是日益迅速地造成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进行社会革命的物质前提，这种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自觉表现者——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活动的最终目的。

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的公有制

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定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一切被压迫的人们，消灭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

这个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

国际社会民主党以使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其伟大历史使命为己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对抗的独立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的各种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揭露剥削者的利益和被剥削者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并向他们解释当前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条件。同时，国际社会民主党向其余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指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人阶级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号召一切被剥削的劳动阶层参加自己的队伍，因为他们已在逐步具有无产阶级的观点。

在整个文明世界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确定了共同的最终目的，但他们在走向这一目的的道路上，必须各自提出不同的最近的任务，因为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不是到处都是一样的，它的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在各国也是不同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占统治地位的俄国，还保存着以地主、国家和国家首脑奴役劳动群众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旧制度的许多残余。这种残余大大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能全面展开，使国家和有产阶级对千百万农民的各种残酷剥削保存下来并日益加重，

使全体人民始终处于愚昧无知、毫无权力的境地。

所有这些残余中的最大残余，所有这一切残暴行为的最强有力的支柱就是沙皇专制制度。沙皇专制制度实质上是和任何社会运动敌对的，它不能不拼命反对无产阶级要求解放的一切愿望。

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近的政治任务就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共和国的宪法应保证：

1. 建立人民专制，即国家整个最高权力掌握在立法会议手里，立法会议由人民代表组成，它是单一的议院。

2. 无论选举立法会议或选举各级地方自治机关时，凡年满二十岁的男女公民都有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选举时采取无记名投票；每个选民都有权被选入各级代议机关；议会任期两年；人民代表的薪金照发。

3. 广泛实行地方自治；在生活条件和居民成分特殊的地区内实行区域自治。

4. 人身和住宅不受侵犯。

5. 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不受限制。

6. 有迁徙和选择职业的自由。

7. 废除等级制，全体公民不分性别、宗教信仰、种族和民族一律平等。

8. 居民有权受到用本民族语言进行的教育，国家和各级自治机关应拨款创办这种学校，以保证这种权力的实现；每个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在各种会议上发言的权利；在一切地方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中，本民族语言同国语平等使用。

9. 国内各民族都有自决权。
10. 人人都有权按照一般程序向陪审法庭控告任何官吏。
11. 法官由人民选举。
12. 用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
13. 教会同国家分立，学校同教会分立。
14. 对未满十六岁的男儿童童一律实行免费义务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由国家供给贫苦儿童膳食、服装、教材和文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要求取消一切间接税，征收累进所得税和累进遗产税，认为这是使我国经济民主化的基本条件。

为了使工人阶级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不致发生衰退，同时为了增强他们进行解放斗争的能力，党要求：

1. 把一切雇佣工人的工作日限制为八小时。
2. 从法律上规定，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男雇佣工人，每星期至少有连续四十二小时的休息时间。
3. 绝对禁止加班加点。
4. 在国民经济各部内禁止做夜工（从晚上九时至早上六时），但技术上绝对必需而又取得工人组织同意的部门除外。
5. 禁止企业主使用学龄（未满十六岁）的童工，青工（十六岁至十八岁）的工作时间限定为六小时。
6. 禁止在对妇女身体有害的部门使用女工；女工产前给假四星期，产后给假六星期，产假期间照发工资。
7. 凡有女工的工厂和企业均设立收乳儿和幼儿的托

儿所；凡有婴儿的女工每隔三小时可以脱离工作喂奶一次，每次至少半小时。

8. 工人在年老和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时，得享受国家保险，国家向资本家征收特别税作为保险基金。

9. 禁止用商品发付工资；在一切雇佣合同上应规定每星期发付工资，并在工作时间发给。

10. 禁止企业主扣除工资，不管他们扣除的理由和目的是什么（罚金，废品等等）。

11. 在国民经济的各部门设足够数量的工厂视察员，并把工厂视察制推广到一切使用雇佣劳动的企业，包括国营企业在内（家庭佣人也在这种视察范围之内）；在使用女工的部门内设女视察员；由工人选举、由国家支付薪金的代表参加监督工厂法的执行、工资标准的规定及原料和产品的验收。

12. 地方自治机关会同工人选出的代表一起检查企业主拨给工人的住宅的卫生状况，以及这些住宅的内部规则和出租条例，使雇佣工人为作私人 and 公民的生活和行动不受企业主的干涉。

13. 在一切使用雇佣劳动的企业内设立合理的卫生检查机构，一切卫生医疗组织应脱离企业主而完全独立；工人的医疗费由企业主负担，病假期间照发工资。

14. 雇主破坏劳动保护法时应受刑事处罚。

15. 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设立职业法庭，由工人和企业主各选出一半代表组成。

16. 地方自治机关应负责在各生产部门内设立本地工人和外来工人的介绍处（劳动介绍所），由工人组织派代

表参加。

为了肃清沉重地压在农民身上的农奴制残余，为了使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展，党首先要求：

1. 取消赎金、代役租以及目前农民这个纳税等级所承担的一切义务。

2. 废除限制每一个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一切法律。

3. 用赎金和代役租方式从农民那里勒索去的钱应当归还农民；为此必须没收寺院和教堂的财产，也没收皇族的、阁部的以及沙皇家族的庄园，同时对享有赎金贷款的贵族地主应课以特别税；把这样获得的款项作为村社的文化和慈善事业需要的特殊国民基金。

4. 设立农民委员会，以便：（一）把废除农奴制的时候从农民那里割去的、成为地主盘剥农民的手段的土地归还给村社（用剥夺的方法或——在土地已经转手的时候——用由国家用贵族大地产赎买的方法）；（二）将高加索地区中由暂时义务农、希赞^①和其他农民使用的土地转归他们本人所有；（三）消灭在乌拉尔、阿尔泰、西部边区和我国其他地方保留下来的农奴制关系残余。

5. 授权法庭降低过高的地租和宣布盘剥性契约无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竭力设法达到自己的当前目标，支

① 暂时义务农是从前的一部分农奴，在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在没有向地主赎取自己的份地时，他们必须再为地主担负劳役（代役或徭役）。希赞是格鲁吉亚无地农民的名称，他们根据特殊的契约条件，定居在地主的土地上。他们虽有人身自由，但始终是终身无权的佃农。——译者注。

持任何反对俄国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同时坚决摒弃一切改良主义的计划，因为这种计划总是扩大和巩固警察、官吏对劳动阶级的监护。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坚信，只有推翻专制制度并召集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才能完全、彻底、巩固地实现上述各种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

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以下简称《苏共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35—41页。

二、二十二个布尔什维克的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告全党书》

（1904年8月）（节录）

不久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22个赞同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的党员，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我們党内的危机和摆脱这个危机的办法，并决定向俄国全体社会民主党党员发表下述宣言：

同志们！党内生活的深重危机还在拖延下去，目前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混乱状态日益加剧，新的冲突不断发生，党的各方面的正常工作都被挤掉了。年轻的还没有来得及巩固的党的力量，在极大的程度上白白浪费掉了。

可是，目前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时期向党提出了空前未

有的巨大要求。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不断高涨，其他社会阶层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战争和危机、饥饿和失业必不可免地要拔掉专制制度的根蒂。可耻战争的可耻结局已经为时不远；这个结局必然会更加激起革命热情，促使工人阶级同自己的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要求社会民主党展开巨大的工作，拿出最大的力量，组织最后一次反对专制制度的决战。

我们党处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满足这些要求呢？每个善良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能！

党的统一受到严重破坏，党内斗争已经超出任何党性范围。组织纪律已经根本摧毁，党的严密的统一行动已经成为幻想。

然而，我们还是认为，党的这种病症是发展中的病症。我们认为，危机主要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党内生活由小组形式过渡到党的形式；党内斗争的实质是小组习气和党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只要我们党治好了这个病，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党。

一些有意无意想要保持小组关系即党以前的组织形式的形形色色的分子，以“少数派”为名，在党内联合起来。

过去最有威望的一些小组的一些杰出人物，还不习惯党的纪律所要求的那些组织上的自我克制，总是习惯于把自己的小组利益同全党的利益混淆起来（在小组时期，这两种利益确实往往是一致的），——许多这样的人物都成了维护小组习气、反对党性的斗争的首领（一部分“火星报”旧编辑部的编委，一部分旧组织委员会的委员，一部分前“南方工人社”的成员，等等）。

一切在理论上或实践上离开了严格的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分子都成了他们的同盟者，因为只有小组习气能够保持这些分子思想上的个性和威望，而党性则有把他们融化或使他们失去任何威望的危险（经济派和工人事业派等就是）。最后，我们党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成了反对派的骨干。同无产阶级比起来，知识分子由于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条件，不能直接广泛地联合起来，直接受到有组织的共同劳动的教育，因此总是倾向于个人活动。因此，知识分子就比较难于适应党内生活纪律，而他们中一些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自然就打起反对必要的组织约束的旗帜，把自发的无政府状态奉为斗争原则，错误地把这无政府状态说成是对“自治”的渴望，对“容忍”的要求，等等。

在国外的党组织中，小组存在的时期更长，有各派的理论家，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这一部分党组织会最倾向于“少数派”的观点。因此，少数派在那里很快也就成了真正的多数派。俄国的情况则相反，在那里，有组织的无产者的声音比较响亮，党内知识分子与无产者的联系比较经常、比较密切，因而他们就能更多地受到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直接斗争的重担使人更强烈地感到必须有组织地统一行动，——在俄国，坚决反对小组习气，反对瓦解组织的无政府倾向。在俄国，许多声明都明确地表示了各委员会和其他党组织对这种倾向的态度。

斗争扩大了，尖锐化了。斗争已发展到多么严重的地步！

由于违背代表大会的意志，由于代表大会选出的编委的擅自让步，而使“少数派”把党的机关报掌握在自己手

里，成了反党的机关报！

现在，与其说是党在反对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的思想上的领导者，不如说是小组反对派在反对党性的斗争中的领导者。一方面，它感到从党的利益来看，它的基本立场是不能容许的，于是，竭力制造真正的和似是而非的意见分歧，以便从思想上把这个立场掩饰起来；它在制造这种分歧，今天抓住这个口号，明天又抓住那个口号的时候，越来越多地到党的右派（旧“火星报”的反对者）那里去找材料，思想上越来越同他们接近，企图恢复他们已经被党否定的理论，显然要党的思想生活回到过去那个原则上不明确，思想上动摇不定的时期。另一方面，新“火星报”又想破坏党内多数派的精神影响，因而变本加厉地寻找和揭露多数派工作人员的错误，把每个过失夸大到难以想像的地步，尽量推到整个党内多数派身上，死死抓住一切关于小组的可以打击对手的胡言乱语，不但没有想去查对，而且往往没有考虑是否合乎事实。在这方面，新“火星报”的人物竟发展到把一些不但根本不存在而且是想像不到的罪行都加到多数派头上，不仅政治上如此（例如谴责中央强迫撤销某些人的职务和解散某些组织），而且一般道德上也是如此（谴责党的杰出活动家虚伪，在精神上怂恿虚伪）。党从来没有像在当前这次论战中这样，让国外少数派拖到这样一个臭水坑里去。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每一方的活动方式都是与它的倾向的基本性质相一致的。党内多数派想尽一切办法来卫护党的统一和组织联系，只采取忠于党的斗争手段，而且为了求得和平，曾不

止一次地实行让步。少数派则坚持无政府倾向，根本不去考虑党内的和平和统一。它把每个让步都当成了进一步斗争的武器。少数派的一切要求，到现在为止，只有一条没有得到满足，就是用补选强迫中央接受的少数派党员的办法，使中央争吵不休，因而少数派的进攻比任何时候都更猖狂了。少数派控制了中央机关报和党总委员会以后，现在竟为了自己的小组的利益，恬不知耻地用起他们实际上正在反对的纪律来了。

这种情况已经使人不能容忍，不能想像了；让这种情况继续拖延下去，简直就是犯罪。

要结束这种情况，我们认为首先是在党的关系上完全明朗化，公开化。在乌烟瘴气中，是没有办法找到正确出路的。每个派别、每个集团都应当公开地明确地表示，他们对目前党的状况是怎样考虑的，他们想怎样结束这种状况。我们还要向所有的同志，向所有派别的代表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们认为，结束危机的真正出路就是立即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只有代表大会能够澄清情况，解决冲突；把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召开代表大会，只会使党日趋瓦解。

.....

为了消除混乱状态，恢复党内正常生活，第三次代表大会应当做些什么呢？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进行下列改组，我们将采取一切可靠的办法来维护和实现这些改组措施。

I. 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交给党内多数派。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目前的编辑部显然已经不能使中央机关报为

全党利益服务，这是十分明显的。小组的报纸不可能也不应当是党的机关报。

Ⅰ。正确调整国外地方组织（同盟）和全俄中央即中央委员会的关系。目前，同盟成了第二个党中央，随心所欲地指挥志同道合的集团，根本未把中央放在眼里，——这种情况显然是不正常的，必须结束。

Ⅱ。通过党章来保证采取党的方式进行党内斗争。……

录自《苏共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66—72页。

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告彼得堡全体工人”传单

（1905年1月8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告彼得堡全体工人书

解放工人是工人自己的事业。

星期四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大会决议如下：

号召彼得堡全体工人举行罢工，并在星期日集合起来去冬宫向皇上呈递请愿书。彼得堡工人大会所有其他分会的工人都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工人们在请愿书里提出要求如下：

1. 召开以普遍、平等、直接、秘密选举选出的全体俄国人民的代表组成的立宪会议。立宪会议应制定国家管理的形式，具体地说是：把政权从官僚手中转交给用普选选出的人民代表（国会）。为了实现这个要求，必要的条件是：

2. 一切等级（农民、市民、商人、贵族和教士）、民族和信仰的公民权利一律平等。

3. 保证公民的自由：公民的人身和住所不可侵犯；言论、出版、集会、工人结社及组织联合会的自由；罢工自由。

4. 从监狱和流放中释放所谓政治犯，其中包括因参加工人罢工和农民骚动而受处分的人。

5. 根据人民的意志停止战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早已提出了这些要求，并号召全体俄国人为它们的实现而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现在向了解到政治自由必要性的工人致敬。但是，彼得堡的工人应该了解：他们现在所提出的这些要求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意味着要沙皇制度寿终正寝；要求组织国会，这就意味着要由全体人民选出的代表议会（国会）代替沙皇统治国家；要求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这是要从沙皇，从他的部长手中，从沙皇的警察和宪兵手中把他们现在所掌握的全部政权夺过来。一言以蔽之，这些要求意味着专制制度的推翻。因此，带着这些要求去见沙皇是枉然的。自然，沙皇及其很庞大的一帮大公、近臣、部长、省长、宪兵、牧师、间谍等不会放弃他们过去和现在从工人和农民那里掠夺来的大量财富。

同志们！不，不久以前沙皇曾在宣言里坚决表示决无意放弃专制制度，要从他那里等待自由是不可能的。如果沙皇答应进行改革的话，那么他和他的官僚就是要欺骗我们，虽然牧师用工人的名义把请愿书呈递上去，但用一个轻微的代价决不能换得自由。自由是要用鲜血去换

取，自由是要手执武器、在残酷的战斗中去赢得。

不要去请求沙皇，也不要向他要求什么，不要在我们的死敌面前低首下心，而是要把他从皇位上撵下来，把他和他的全部专制制度的帮凶赶走，只有这样，才能赢得自由。为了自由，工人和农民在俄国流了不少的鲜血，然而只有当全体俄国工人们都起来向专制制度进行冲击时，那时自由之曙光就显露了。

解放工人只是工人自己的事情，既不能从牧师那里，也不能从沙皇那里等待自由。瞧着吧，星期日在冬宫前面，如果能放你们去到那里的话，你们就可以知道，你们从沙皇那里得不到任何东西。那时你们将会明白，没有任何人会从旁帮助你们，同时你们就可以了解，自由全靠你们自己来争取。

因此，我们现在再重复一遍我们过去屡次在传单上所讲到的话：

打倒专制制度！

打倒战争！

人民武装起义万岁！

革命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工人的伟大兄弟般的联盟万岁！

录自《1825—1905年的俄国》，第123—125页。